



长篇悬疑案情小说

夏云华◎著

死囚无

罪

这是一起特殊的案件
这是一起稀奇古怪的案件
这是一起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案件

中国华侨出版社



长篇悬疑案情小说

死囚无罪

夏云华◎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囚无罪/夏云华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113 - 0171 - 0

I. ①死…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0293 号

●死囚无罪

作 者 / 夏云华

责任编辑 / 文 喆

责任校对 / 王京燕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 20 字数 / 317 千字

印 刷 /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113 - 0171 - 0

定 价 / 3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无死罪囚

内容简介

NEIRONGJIANJIE

这是一起特殊的冤案，

这是一起稀奇古怪的冤案，

这是一起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冤案，

冤案的始作俑者是本书主人公的丈夫，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她本人。

武隆市中心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谢红萍下了夜班回到家里，发现丈夫“刘剑川”被人杀死在主卧室里。经公安部门反复侦查，结果所有的证据都锁定犯罪嫌疑人就是谢红萍。通过公诉、审判，她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死刑复核程序，将其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让谢红萍想不到的是，嫁祸她的人正是她的丈夫刘剑川。

刘剑川和刘剑河是孪生兄弟，他们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长得实在太像，甚至他们的父母都常将他们认错。一天，新婚不久出差回来的弟媳宁锦英误将剑川当夫君，花心的刘剑川以假乱真，两人勾搭成奸。嗣后，一个为谋弟之财，一个为夺嫂之夫，俩人将刘剑河骗到刘剑川家杀害，让人误以为被害者系“刘剑川”，然后嫁祸于谢红萍。

谢红萍在监狱服刑期间又遭栽赃陷害险些被执行死刑。为了报仇申冤，谢红萍严守监规，积极劳动，屡次立功，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后又接连获得减刑，并被准予假释。

出狱后她在狱友蔡丽文的帮助下走上了艰难的复仇之路。

然而她们尚未着手行动，谢红萍就连续遭遇纵火、车祸、绑架等暗杀活动。

大难不死的谢红萍在获悉刘剑川和宁锦英已逃往加拿大后，毅然整

内容简介

NEIRONGJIANJIE

容与蔡丽文偷渡出海。在海上和荒岛中她们斗猛兽战歹徒，历经了无数次生死劫难，蔡丽文最终被海浪吞噬，谢红萍为加拿大的海洋巡逻舰所救。

到了加拿大以后，谢红萍在当地“加籍华人联谊会”执行会长华罗莎的帮助下，进入刘剑川和宁锦英家里，担任儿子跳跳的二胡辅导老师。在被刘剑川用迷魂药熏昏捆绑的情况下她仍机智脱险，并先后制服刘剑川和宁锦英，迫使他（她）们如实交代了作案的经过与原因。

嗣后，她又配合我公安机关争取到加拿大司法部门的支持，将刘剑川与宁锦英押回国内审判，使自己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主要人物表

谢红萍：武隆市中心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为丈夫刘剑川和弟媳宁锦英陷害入狱，历经千辛万苦才得以报仇申冤。

蔡丽文：谢红萍同监狱友。

夏国维：武隆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谢红萍故意杀人案”首席公诉人。

黄尔玉：武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谢红萍故意杀人案”一审审判长。

魏亲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谢红萍死刑案”复核小组组长。

华国玺：南极市公安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

刘韵雨：省女子监狱现任监狱长。

刘剑川：原“金利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谢红萍的丈夫。

宁锦英：死者刘剑河的妻子、刘剑川的弟媳，“金诚通讯器材公司总经理”。

龙孝苟：沿海一带黑社会头子。

胡绿林：省女子监狱原监狱长。

无死罪囚

目录 Contents

引子 / 1

● 丧夫蒙冤 / 2

● 铁证如山 / 19

● 刀下留人 / 39

④ 牢房托孤 / 62

⑤ 再遭诬陷 / 74

⑥ 巧取豪夺 / 98

⑦ 虎毒食子 / 121

⑧ 假释出狱 / 149

⑨ 初遭暗算 / 166

⑩ 绝技救命 / 179

目录

M U L U

●一 南极追踪 / 198

●二 偷渡出境 / 221

●三 海中获救 / 242

●四 身入虎穴 / 255

●五 以一胜二 / 270

●六 演讲求援 / 287

尾声 / 298

死囚无

SIQUWUZUI

引子

这是一起特殊的案件，
这是一起稀奇古怪的案件，
这是一起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案件，
冤案的始作俑者是本书主人公的丈夫，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她本人。

1 丧夫蒙冤

立秋才两天，地处我国西南的武隆市就有了凉意。晚上10点钟左右，一阵风吹过，正在上夜班在医生办公室整理医嘱的市中心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住院部主治医师谢红萍感到浑身冰凉冰凉，背上居然起了鸡皮疙瘩。她将窗户关好重新坐下来时右眼皮又莫名其妙地跳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她还以为不然，但跳的时间久了心里不免有点惶恐。要知道“左眼皮跳财，右眼皮跳灾”，这是儿时奶奶就告诉她的预测祸福的规律，而且灵验得很。

她先是怕在工作中闯祸，所以办事非常小心，对病人也格外细心热情，好在已是深夜，病人大多已经睡了并无多少事需要处理。她又担心每当自己上夜班和零点班时住在自己娘家6岁的儿子跳跳会不会有什么头疼脑热的，于是就往娘家打了一个电话，听妈妈说跳跳已经睡觉了才长出了一口气。现在她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丈夫刘剑川了。

身为“金利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刘剑川前几年的房地产开发顺风顺水，日进斗金，每年的纯利在5000万元以上，到去年个人财产已超过3亿元，成了全市的首富。没想到今年国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各个银行严格控制贷款。而“金利房地产开发公司”今年上的项目多，铺得摊子大，银行贷款不到位没了资金来源，许多在建工程就变成烂尾楼。为此，刘剑川经常急得焦头烂额，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心情郁闷而喜欢一个人躲在家里喝闷酒，有时甚至喝得酩酊大醉。想到这里谢红萍又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大约足足等了两分钟才听到刘剑川接电话，他含含糊糊、吞吞吐吐

地在电话那头说：“请……请问你找……找谁呀？”一听声音就知道他喝多了，谢红萍在电话里好言好语劝他说：“剑川，你不能再喝了，身体要紧，困难是暂时的，俗话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只要你我夫妻同心，就一定能够闯过这道难关，再展宏图。你听我的，不要再喝了，好吗？我过一个多小时就下班了，有什么话等我回来再说。”放下电话，谢红萍又到各病房查了一次房，然后回到医生值班室撰写交班记录。好不容易等到午夜12点，交完班她马上就往家里赶。

谢红萍的家在康乐园小区，离医院正好6站路，平时下了晚夜班她都是坐公交车回家，路上只要不堵车不到半个小时就到家了。今晚不知为什么她只想快点到家才好，她在路边拦了一辆“的士”，直奔康乐园小区。到了小区门口，司机将车停下来看了看表说：“25块钱。”谢红萍给了他30元钱，见司机在慢吞吞地找零钱，她说了句：“不要找了。”便急急忙忙往小区里面走。

她的家在六栋402号，她掏出钥匙打开门栋的铁门，“咚、咚”地快步朝四楼奔去。到了门口她打开门走进去，先将门关好再摁下电灯开关，回头一看，她不禁“啊”了一声，脸色变得苍白。只见离客厅门口不远处的地板上摆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她忐忑不安地捡起来一看，见上面血迹斑斑。她的头“嗡”地一下就大了，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心想：糟了！莫非剑川想不开，干了蠢事？

她正想开口喊剑川，突然卧室里传出了刘剑川恐怖的呼叫声：“救命啊！杀人了……救命啊！”接着就是一声惨叫，谢红萍立即冲进去推开卧室的门，只见刘剑川像一只对虾呈弓形倒在血泊中。她又急又怕，手中的匕首“铛！”地一下掉在了地上。她赶忙走过去将刘剑川埋在胸口的脑袋扶起来抱在自己的怀里，这时只听“吱”地一声响，声音极其轻微，随着响声一股鲜血喷射到了她的脸上和身上，情急中的谢红萍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她只顾摇着刘剑川的头连声呼唤着：“剑川，你醒醒！你怎么啦？”见剑川毫无反应，她连忙将手放到他的鼻孔上试探，发现已没有一点气息，便“哇！”地一声哭出声来，眼泪像决堤之水汹涌而出。

开始，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后来才想起刚才明明听到刘剑川的呼救声，说明凶手就在卧室里。她赶忙四处张望，但奇怪的是，当她胆战心惊的用眼睛找遍了卧室的各个角落，甚至床底下时也没有发现其他任何

人，难道凶手会飞不成？究竟是谁杀害了我心爱的丈夫呢？正在这时门口传来了“哒……哒……哒”的敲门声，她将门打开，一看是上下左右的邻居，说了一句：“剑川被杀死了！”便倒在地上，昏死过去。

站在门外的人正想挤进去看个究竟，住在隔壁的市起重机厂保卫干事李明乃拦住大家说：“都别进去，免得破坏了现场。老张，麻烦你赶紧给110打电话报警，让公安局的同志快点儿来。其余的人和我留在这里保护现场。”

住在五楼的老张，是市政府办的工作人员。他答应一声，便跑回家里打电话去了。

“谢红萍昏过去了，怎么办？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啊！”这时有人说。

“不要紧，她是惊吓过度造成的，不会有生命危险。”李明乃胸有成竹地说，“还是等公安局的同志来了再说。”

“你们注意到没有，谢红萍的脸上、身上到处都是血，她丈夫莫非是她杀死的？”人群中有人小声议论说。

“人命关天的事，不要瞎说。讲话要负责任，得有真凭实据。”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接警后不到15分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曾松柏就带领刑警和技术人员赶到了现场。几乎在同一时刻，武隆市石荷区公安分局局长余刚勇也率队赶到了。他们俩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后，余刚勇对围观的群众说：“请起重机厂的老李和市政府办的老张留下来见证我们的现场勘查情况，其余的人请各自回家，我们马上就会派人上门找各位调查了解情况。深更半夜了还要打扰大家，实在对不起！但为了尽快破案，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和配合。”

“没关系，依法配合你们办案是每个公民责无旁贷的义务。好，我们这就回去等你们。”人群中一个老者说了一句，围观的群众都跟着他走开了。

余刚勇见谢红萍昏倒在地，便喊：“邓鸿燕、于淑华！”

“到！”只见两名年轻的女干警从队列中站了出来。

“你们负责送谢红萍去医院进行抢救。”余刚勇吩咐说。

“是！”邓鸿燕、于淑华答应后准备去抬人。

“慢！”曾松柏指着满身是血的谢红萍示意刑侦技术人员，“先给她

拍了照再说。”在刑侦技术人员拍照时，曾松柏又对同来的刑侦支队重案大队的大队长方大海说，“你同她们一起送谢红萍到医院去，除医护人员和她的直系亲属外谁也不准接触，只要她一苏醒过来立即对她进行询问。”

方大海回答说：“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等方大海一行将谢红萍抬走之后，曾松柏让其他刑警先站在门口待命，自己同余刚勇带刑侦技术人员以及两名见证人走了进去。他们先一间房子接一间房子的看，在主卧室发现尸体并简单地目测了现场情况之后，曾松柏对余刚勇说：“余局长，你看这样行不行？请你带领其他干警去找左邻右舍和上下楼的群众进行调查，我留在这里组织现场勘查和检验尸体，然后找老张和老李调查。搞完以后到你们局里开会综合情况。”

“行！”余刚勇回答得非常干脆。他走到门口，麻利地对其余干警作了分工后，便带着大家走了。

曾松柏先指挥留在现场的刑侦技术人员和干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躺在地上的刘剑川的姿势、形态、方位进行了拍照，然后将人员分为三个组。一个组由法医室主任陈建良带队负责检验尸体，一个组由痕迹检验组组长唐国欣带队负责勘察现场，一个组由重案大队副大队长王祥林带队负责搜集提取物证。

陈建良在李明乃和政府办老张的见证下开始检验尸体，曾松柏在一旁观看。陈建良在对尸体表面进行检查后说：“经检查，死者身上共有两处创口。”

法医黄少岗在记录。

陈建良接着说：“一处创口在右手上肢内侧与腋窝连接处，创口长5厘米；另一处创口在胸口上的心窝处，创口长9厘米。”

待黄少岗记录好后，陈建良问：“曾支队长，尸体解剖是放在这里搞，还是拖到殡仪馆去搞？”

“我看就放在这里搞算了，一来免得两位见证人来回跑，二来这里反正已经搞脏了，更重要的是有利于节约时间尽快拿出尸检结果，争取早点破案。”

陈建良闻言二话不说拿起手术刀“喳……喳……喳！”地便解剖起来，死者的皮肤被他熟练地像剥笋似的一层一层地剥开。那情形在李明乃和老张看来，和过大年时屠夫师傅剥猪皮、牛皮并无多大差别。他俩

看得心惊肉跳，身上很快就起了一层又一层鸡皮疙瘩，两条腿也不听使唤地哆嗦起来。

陈建良剥开死者右上肢的皮肉用尺量了量之后说：“右上肢的创口深4公分，属轻微伤。”接着他用手术刀先后划开死者的肚皮和心脏量了量说：“心窝处的创口深18.3公分，一刀穿透心脏，属致命伤。”他再吁了一口长气之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凶手在捅这一刀时用了很大的力气，如果我估计不错，整个匕首除刀柄之外应当都捅进去了……这只是我的分析，不能记录啊！”他一边说，一边用刀将死者的胃切开，一股浓烈的酒精味混合着腥臭味，呛得李明乃忍不住流出泪来，老张差不多当场呕吐起来。只听陈建良喊：“拿个东西来提取胃溶物带回去化验，好准确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

趁陈建良在给死者缝合创口时，曾松柏走出卧室，开始打量起这套房子来。这是一套三室两厅两卫一厨的住房，“三室”有两间做了卧房，一间做了书房。地上铺的是红柚木实木地板，门窗和衣柜都是楠木做的，漆成蛤蚧色，在灯光的反射下贼亮贼亮的。整个房子装饰得古色古香、简洁明快。书房里宽大的书柜中摆的全是建筑方面的书籍：有规划设计方面的，有工程预算方面的，有房屋装饰方面的……凡涉及房地产建设方面的书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盯着摊开在书桌上的《建筑工程学》，曾松柏对跟在他身后的李明乃说：“看来，这家的主人是搞房地产开发的了？”

“不错，是搞房地产开发的。”李明乃说，“怎么，你不认识他？死者叫刘剑川，是‘金利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可是我市的首富啊！”

“哦，他就是刘剑川！我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想不到初次见面，竟成永别。”曾松柏边说边跨出书房来到客厅。只见客厅被打扫得纤尘不染，一盆怒放的兰花和数株翠竹将客厅点缀得既温馨又浪漫。他不禁脱口而出：“这家的女主人绝非平庸之辈，不是知识分子就是白领阶层。”

“女主人叫谢红萍，就是昏过去的那一位。她是市中心医院的一名主治医师，今年还只有二十七八岁。”热心的李明乃介绍说。

“唉，真可惜呀！”曾松柏摇了摇头，感叹地说，“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被毁掉了。”

陈建良从主卧室里走出来，报告说：“尸检完毕，尸体怎么处理？”

“其他两个组的工作搞得怎么样了？”曾松柏大声地问。

“我们早搞完了。”王祥林和唐国欣分别报告说。

曾松柏看了看手表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他抬起头来说：“我和王副大队长及刑侦支队的4名侦查员留下来，分别找老李和老张进行调查。其余的同志协助法医室的人先将尸体送到殡仪馆，并通知其家属和亲人进行火化安葬，然后你们再赶回局里，该化验的抓紧化验，该进行痕迹鉴定的抓紧时间鉴定。上午8点，请大家按时赶到石荷区公安分局碰头汇总情况。”

等陈建良一行将尸体抬走后，曾松柏让王祥林带人到书房找市政府办的老张进行调查。自己则与两名刑警在客厅里询问李明乃。

在例行问了李明乃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等情况后，曾松柏说：“老李，我们都是搞这一行的，讲话就不客套了。请你将所知道的有关本案的所有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行！”李明乃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说，“今晚，不！现在应当说是昨晚12点17分。嗨！还是说错了，准确地说应该是今天零点17分。我看完电视连续剧《黄飞鸿》正准备关机睡觉时，只听外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啪、啪’响的脚步声……”

“慢！你听清楚了没有，是上楼的声音，还是下楼的声音？”曾松柏问。

“是上楼的声音，绝对不会错！”李明乃说，“紧接着就听到了隔壁的开门声。顺便说一句，我就住在这家的隔壁，我们是左右邻居。我知道准是谢红萍上夜班回来了，她平时上夜班一般都是十二点半左右到家的，今天可能回来得稍微早一点。我关了电视机走进卧室，正准备脱衣上床，只听隔壁传来了‘杀人了，救命啊！杀人了……’的呼叫声，接着又是一声惨叫，我赶紧打开门出来，去敲刘剑川家的门，刚敲了两下，上下左右的邻居都来了。不一会儿门开了，只见谢红萍一身血糊糊地站在门口，说了一句‘剑川被杀死了！’便昏倒在地。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谢红萍打开门以后是怎么说的，请你仔细回忆一下。”曾松柏关注地说。

“她就讲了一句‘剑川被杀死了！’就昏了过去，其他什么也没有说。”李明乃肯定地说。

“最近一段时期，你发现刘剑川家有什么异常情况吗？”曾松柏又问。

李明乃想了想，拍拍自己的脑袋说：“你看我这个人，你不问我还差点真忘了。近半个月来，我在夜里听到刘剑川和谢红萍吵了两次架，每次都是谢红萍破口大骂刘剑川，而刘剑川总是低声下气地向谢红萍哀求。”

“他（她）们吵架都是什么时候，争吵的内容是什么？”曾松柏插话道。

“两次吵架都是深更半夜，有一次我睡得正香，在梦里硬是被他（她）们吵醒来了。至于吵架的原因和具体内容听不太清楚，好像是刘剑川欠了谢红萍娘家的钱不还，有次吵架时听谢红萍狂喊‘你要再还不还钱，我就要你以命抵债或者跟你同归于尽！’”李明乃回答说。

这时门口响起了敲门声，一名刑警起身走过去将门打开，只见余刚勇带人走了进来问：“怎么样，都搞完了吗？”

“快了！”曾松柏说，“老陈他们回市局搞化验去了，你让大家回去打个盹，上午8点准时赶到你们分局会议室碰头开会。”

“行！就这么定了。”余刚勇答应一声便走了出去。

谢红萍在医院里输了三分之二瓶葡萄糖盐水便苏醒了，她睁开眼看见了围在自己身边的母亲、哥嫂和儿子跳跳，心里想自己怎么会躺在医院里呢？继而想起了刘剑川被人杀害的事，她一把扯过跳跳，一边抚摸着他的头，一边无声地哭泣起来。

她母亲抓住她的手垂泪劝道：“好闺女，人死不能复生，你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跳跳现在还小，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跳跳怎么办？你又怎么向九泉之下的剑川交代呀？”

“剑川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谢红萍摇了摇头，接着说，“你们都到这里来了，剑川的后事怎么办？不行，我不吊水了。我得回去陪剑川，料理他的后事。”说完她就挣扎着坐了起来。

方大海走过来对她说：“你别急嘛，吊完这瓶水再回去也不迟。我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的，我们的同志正在你家里勘查现场、检验尸体。为了早日破案，缉拿凶手，我们需要找你调查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予以配合。”

谢红萍使劲地点了点头。

方大海让谢红萍的亲属到走廊上休息，等问完话再进来。

谢红萍将上完夜班回到家里所见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方大海等人作了陈述。

“你说你是看到匕首在前，听到刘剑川的呼救声在后，真是这样的吗？”方大海问。

“确实如此。”谢红萍回答说。

“你听到刘剑川的呼救声冲进主卧室后，里面除了刘剑川的尸体之外还有谁吗？”方大海追问道。

谢红萍摇了摇头，回答说：“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当时，我也感到很奇怪，明明听到剑川的呼救声，等我冲进去前后只有几秒钟，怎么就不见凶手的踪影了？但当时的客观情况确实是这样。”

“我再问你”方大海说，“你脸上的血是哪里来的？”

“我脸上有血吗，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呢？”谢红萍一脸茫然地说，“如果真的血，肯定是我扶着剑川的头呼喊他的时候沾上去的。”

这时一个刑警走进来向方大海报告说：“方队，现场勘查和尸检都已搞完了。尸体已送往殡仪馆，曾支队长说可以通知家属进行火化安葬。另外，请你8点以前赶到石荷分局开会研究案情。”

方大海说：“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听说刘剑川的尸体已运往殡仪馆，谢红萍说什么也不肯再吊水了，急着赶往殡仪馆处理刘剑川的后事。方大海想了想表示同意，并让邓鸿燕将问话笔录交给谢红萍，她粗略地看了一下便按要求签字按了手印。

谢红萍在兄嫂的搀扶下，牵着小跳跳来到殡仪馆。闻讯赶来的“金利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职工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正在布置灵堂。

经过整容化妆的刘剑川安详地躺在灵柩内，他浓眉阔鼻，国字型的脸上居然略带红晕，除了一双眼睛一动不动之外，整个人看上去栩栩如生。

谢红萍走近灵柩，从兄嫂的搀扶中挣脱出来，趴在有机玻璃做的棺盖上失声痛哭起来：“剑川，我亲爱的夫君。你死得好早啊！今年还不满33岁。记得当年读大学，我是大一级的校花，你是毕业班的帅哥，我们一见钟情。我问你，你在大学4年难道就没碰上一个心仪的姑娘？你说你一直在等着我的出现。从携手走上婚姻殿堂的那一刻，你就向我许诺‘今生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相